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四十二回 張耀聯看破行跡 彭撫台被拷馬棚

話說彭公帶著李七侯私訪五里屯，在城外觀看麥苗已然快熟，天氣晴朗。來至村口，彭公說：「李壯士可暗中跟隨我，不必同在一處。」那七侯說：「大人只看我眼色行事，留神不可大意！」二人進了北村口，往南一瞧，見這個村莊有二百來戶人家，南北一條大路，東西也有大街。彭公走至十字街口，往東觀看，見路北有一座宅院甚是高大，門前有兩棵樹。彭公拿出竹板來，連敲了幾下，在這條街上走了幾個來回。忽見從那大門內出來一個年輕之人，身穿細毛藍布褂，白襪青鞋，面皮透白，生得俊俏。他站在門首說：「先生，你會圓夢嗎？」彭公說：「也會。哪一家找我？」那少年人說：「就是在下。我姓張名進忠，我家主人張太太爺要圓夢，你要圓好了，可多給你幾個錢。」彭公點頭，跟那人進了大門。門內有一道界牆，當中屏門四扇。彭公跟著那人進了上房，見正面有八仙桌一張，左右太師椅子兩把，上首坐定一人，年約四旬，身穿兩截羅漢衫，上面是白夏布，下面是淡青羅的顏色，五絲羅套褲，白襪青雲履，手拿團扇一柄。第二紐子上有十八子香串，是真正伽南香的。

桌上放著一個瑪瑙壺，真珊瑚的蓋子，赤金地羊脂玉烟牒。此

人面如白紙，並無一點血色，短眉毛，鶴子眼滴溜溜亂轉，雙睛透光，薄片嘴，沿口黑鬚鬚。彭公一抱拳說：「莊主請了！」

那人連座兒也不起來，說：「先生請坐，我請教請教！」彭公坐下，問道：「莊主所夢何事？」張耀聯說：「昨夜夢見我身在淤泥之中，拔不出腿來，不知如何？又見一隻猛虎來咬了我一口，覺著疼不可言，一急就醒了，通身是汗。今日我心中不安，正想找一個會圓夢的人來圓夢。」彭公說：「此夢不祥。身在淤泥之中，被猛虎所咬，必有牢獄之災，你速宜謹慎。」

張耀聯本來心中有病，前者搶那李榮和之妻與他妹妹珠娘，這兩個女子乃貞節烈婦，不但不從，受了他一頓鞭子，即自縊身死。暗中掩埋，從此他便得了一個心虛之病，又急又怕。他先是聽人說李榮和進京告狀，被元通觀廟主惡法師馬道元把他拿住，扣在鐘底下，給他送來一信，他回信叫廟主把他結果了性命。後來又聽說新巡撫上任，拿了馬道元，把李榮和也從鐘底下救活了，已交臬司審問。因知縣和他是拜兄弟，知府又與他素有往來，他是常與府縣在一處宴樂的，便花了些銀子，用文書給頂回去了。他有一個表兄何世清，在索親王那裡作幕，他仗仗著勢力，無所不為。今日忽得了一個惡夢，正在猶疑之際，聽圓夢先生說有牢獄之災，不由得一愣，隨問：「先生貴姓？」彭公說：「我姓十名豆三，乃京都人氏。」張耀聯聽了，心中想罷，說：「先生到此處來了多少日子？」彭公說：「到此才有半月。」張耀聯說：「求先生寫一幅對聯。」彭公說：「在下寫得不好，恐有見笑。」張耀聯說：「不必太謙。」便叫家人研墨，取來文房四寶，把紙放在桌上。張耀聯是用心之人，他要瞧筆跡，要寫得好，如不是巡撫，定是衙門內的幕友先生；要是江湖生意人寫的，筆力很劣。他見彭公拿起筆來，問在何處掛？張耀聯說：「就在這客廳內掛。」彭公隨手寫的是：

留酒客懷應恨少，動人詩句不須多。

筆力甚足。彭公寫完，張耀聯說：「有勞大筆，先生好俊筆力。」彭公說：「見笑見笑。」張耀聯說：「大人，你這是何苦？你來私訪，我早已看破，多有怠慢。」即吩咐家人獻茶。

張耀聯的意思是，只要你喝了茶，飲了酒，借這一步，咱們兩個交了朋友，我給你三千兩或五千兩，那又算些什麼！他就安著這個心探問彭公。彭公說：「莊主休要錯認了人，我不是什麼大人。」張耀聯說：「大人何必如此！咱也見過大人拜廟，並在各處拜客，今日來此，何必遮瞞？」彭公矢口不認。張耀聯一陣冷笑，說：「官不人民家，你既然不認，你寫給我一個借字，把你用我的一萬兩銀子寫上。」彭公說：「我又不曾借你的，我為何給你寫字？這個事可不能行。」張耀聯便叫家人進來。從後邊進來了幾個惡奴說：「喚我們何事？」張耀聯說：「把他給捆上，吊在馬棚之內。」家人即把彭公抓住，按在就地捆了，拉至後邊馬棚吊上。惡太歲張耀聯親身到馬棚之外，坐在一把椅子上說：「你要是本處巡撫，說了實話，我不打你。

要不說實話，我把你活活打死！」彭公五旬以外的人，聽了此言，想罷，說：「張耀聯，你既認識我，你怎敢私立公堂，毆打職官？我是本省巡撫大人，來此私訪，你便把我怎麼樣？」

張耀聯聽罷，嚇了一跳！心中一急，說：「把他放下來，鎖在後園空房之內。」家人答應，把彭公送入空房，留下二人看守。

這張耀聯有一個心腹之人，在此給他護院，姓鄧名華，別號人稱聖手仙，乃江湖有名的盜寇，是竇二墩一類人。自打墩之後，他就在張耀聯的家中住，仗著他主人勢力，無所不為。

今日張耀聯急了，到外書房把鄧華叫來，將拿住彭公的事說了一遍，問他有甚主意？鄧華聽罷，說：「莊主，這件事鬧得不小，一位巡撫大人，這麼辦如何使得？」張耀聯說：「事已至

此，也不必說了，你快想高明主意才好。」鄧華說：「有三條計。頭一條計，我須問莊主，還要這宅捨不要？」張耀聯說：「連我的性命都保不住，焉能顧別的？」鄧華說：「莊主將一切收拾好了，把家眷帶上紫金山。那裡大寨主是莊主的拜兄弟，也擋的了這件事，可將他殺了，以絕後患。中等計是把大人放了，別作造反的事，如事不成，隱姓埋名亦可。下等計是把大人請出來，苦苦哀求，把他送回衙門，莊主先托人情，後到案打官司。你看這計策如何？」張耀聯說：「還是用上策，把他一殺，咱們大家上紫金山，然後再想主意，救那馬道爺。」鄧華說：「不要聲張，先叫家人吃了晚飯，大家收拾好了，我再去殺他。」張耀聯說：「很好。」即吩咐家人擺酒，二人同桌飲酒。鄧華這個人，喝了幾杯酒，壯起膽來。張耀聯說：「賢弟，你莫非心中害怕？」鄧華說：「這件事我就去辦，膽小焉能把將軍做？」說著話，天有初更之時。鄧華說：「莊主在此少待，我去去就來！」他從牆上摘下一口刀，就往後園去殺彭公。

書中交代：李七侯看見大人進了大門後，他就訪問這裡的莊民，才知是張耀聯的住宅。他甚不放心，找一個小酒鋪喝了兩碗酒，吃了些點心。日色已落，付了酒錢，還不見大人出來，便知不好！到了無人之處，他把衣服換好，把單刀一擎，把衣服係在腰中，飛身上房，到了張耀聯的院中，正遇鄧華說要殺大人，把他嚇了一跳！即在暗中跟他到了後花園。在翠雲樓東首，有三間空房，門外有一個燈籠，兩個人正在那裡說話。李七侯一拉刀，跳在就地，說：「呔！好賊人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等便敢殺人，我來拿你。」鄧華聽了，嚇了一跳！一回頭掄刀照李七侯就是一刀。李七侯往旁一閃，趁勢一刀，分心就刺。鄧華用刀擋開李七侯的刀。那兩個看守的人說：「鄧華大爺，咱們趕緊鳴鑼吧！」鄧華說：「不用，你們快去前廳

送信。」那個人答應去了。李七侯孤掌難鳴，又急又怕，腳下一絆，被石塊絆倒，鄧華舉刀就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